

学者书系

汪曾祺 著

汪曾祺

WANGZENGQI
RENSHENG
MANBI

人生漫笔

◎ 同心出版社

汪曾祺 著

汪曾祺

WANGZENGQI
RENSHENG
MANBI

人生漫笔

◎ 同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汪曾祺人生漫笔/汪曾祺著. —北京: 同心出版社,
2004

ISBN 7-80593-927-6

I. 汪… II. 汪…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94692 号

汪曾祺人生漫笔

出版发行: 同心出版社

出 版 人: 刘霆昭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西街 21 号

邮 编: 100013

电 话: (010) 84276223、(010) 84279112

E-mail: txcbszbs@bjd.com.cn

印 刷: 北京今朝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3.625 印张

字 数: 325 千字

印 数: 8000 册

定 价: 22.00 元

同心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紅桃曾照秦時月
 黃菊重開陶令花
 大亂十年成一夢
 與君安坐吃搗茶
 曾祺記



一九八二年初冬
 遊湖南桃源
 長源記
 初雪寫菊
 曾祺記

紅桃曾照秦時月，
 黃菊重開陶令花。
 大亂十年成一夢，
 與君安坐吃搗茶。

一九八二年初冬游湖南桃花源，八三年
 二月一日初雪寫菊 曾祺記

尚有三年方七十
 看花犹喜眼双明
 劳生且读闲居赋
 少小曾谙陋室铭
 弄笔偶成书四卷
 浪游数得洛子程
 至今仍作儿时梦
 自在飞腾遍体轻

曾祺自寿



尚有三年方七十，
 看花犹喜眼双明。
 劳生且读闲居赋，
 少小曾谙陋室铭。
 弄笔偶成书四卷，
 浪游数得洛子程。
 至今仍作儿时梦，
 自在飞腾遍体轻。
 六十七岁生日 曾祺自寿



竹坡诗话云东南之有腊梅
盖自近时始余为儿童时
犹未之见元祐间鲁直诸公
方出访未出未尝有赋此诗者
政和间李端叔在姑谿元昔见之僧舍中
尝作两绝其后篇云：“程氏元当尺五天，
千斤争赏凭朱栏。莫因今日家家有，
便作寻常两等看。”观端叔此诗，
可以知前日之未尝有也



竹坡诗话云：东南之有腊梅，盖自近时始。余为儿童时，犹未见之。元祐间，鲁直诸公方有诗，前此未尝有赋此诗者。政和间，李端叔在姑谿元昔见之僧舍中，尝作两绝，其后篇云：“程氏元当尺五天，千斤争赏凭朱栏。莫因今日家家有，便作寻常两等看。”观端叔此诗，可以知前日之未尝有也。

曾祺偶录



目录

汪曾祺人生漫笔

·人物篇·

- 金岳霖先生 /3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8
沈从文转业之谜 /18
吴雨僧先生二三事 /24
赵树理同志二三事 /27
贺路翎重写小说 /31
哲人其萎 /33
闻一多先生上课 /37
唐立厂先生 /40
林斤澜！哈哈哈哈…… /43
潘天寿的倔脾气 /46
裘盛戎二三事 /48
谭富英佚事 /52
名优逸事 /54
铁凝印象 /59

·回忆篇·

- 我的初中 /65

目录

汪曾祺人生漫笔

目录

汪曾祺人生漫笔

- 西南联大中文系 /72
地质系同学 /77
七载云烟 /81
旧病杂忆 /93
观音寺 /99
泡茶馆 /103
晚翠园曲会 /111
翠湖心影 /119
荷兰奶牛肉 /125
觅我游踪五十年 /131

·自述篇·

- 自报家门 /139
我的家 /150
我的母亲 /160
多年父子成兄弟 /164
悔不当初 /168
随遇而安 /172
“样板戏”谈往 /181
关于《沙家浜》 /187

目录

汪曾祺人生漫笔

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到的自己 /193

却老 /202

·故乡篇·

我的家乡 /209

花园 /216

三圣庵 /225

故乡的元宵 /227

一辈古人 /230

·随笔篇·

葡萄月令 /239

冬天的树 /245

岁朝清供 /246

“无事此静坐” /248

自得其乐 /251

昆明的雨 /257

泰山片石（节选） /261

目录

目录

汪曾祺人生漫笔

- 四川杂忆（节选） /269
语文短简 /277
学话常谈 /280
谈幽默 /284
无意义诗 /286
读廉价书 /288
胡同文化 /295
京剧杞言 /299
继母 /305
老年的爱憎 /308
我是一个中国人 /310
悬空的人 /315
美——生命 /319

·谈艺篇·

- 谈风格 /327
精辟的常谈 /334
谈散文 /336
说短 /338
小小说是什么 /342

目 录

汪曾祺人生漫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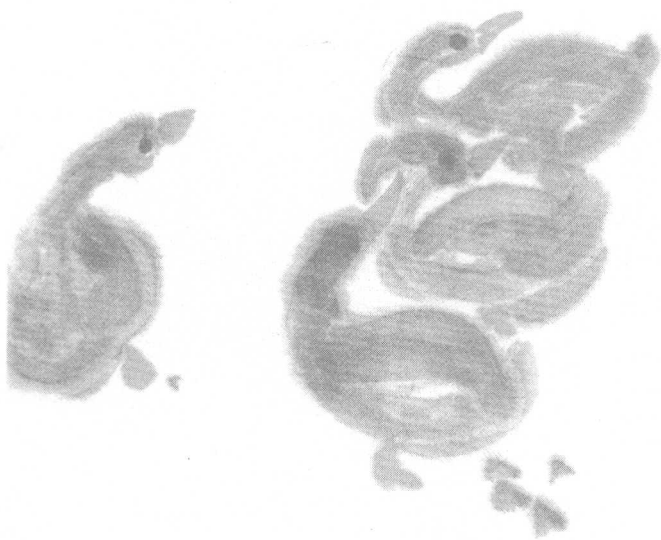
- 小说陈言 /346
小说的散文化 /351
关于《受戒》 /355
“揉面” /360
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 /373
使这个世界更诗化 /379
传统文化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 /383

其它：释迦牟尼（节选） /388
附：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 /417



人物篇

汪曾祺人生漫笔



金岳霖先生

西南联大有许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岳霖先生是其中的一位。金先生是我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好朋友，沈先生当面和背后都称他为“老金”。大概时常来往的熟朋友都这样称呼他。关于金先生的事，有一些是沈先生告诉我的。我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文中提到过金先生。有些事情在那篇文章里没有写进，觉得还应该写一写。

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的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联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样的。闻一多先生有一阵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夹袍，是一个亲戚送给他的，领子很高，袖口极窄。联大有一次在龙云的长子、蒋介石的干儿子龙绳武家里开校友会——龙云的长媳是清华校友，闻先生在会上大骂“蒋介石，王八蛋！混蛋！”那天

穿的就是这件高领窄袖的旧夹袍。朱自清先生有一阵披着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蓝色毡子的一口钟。除了体育教员，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他的眼神即使是到美国治了后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

金先生教逻辑。逻辑是西南联大规定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班上学生很多，上课在大教室，坐得满满的。在中学里没有听说有逻辑这门学问，大一的学生对这课很有兴趣。金先生上课有时要提问，那么多的学生，他不能都叫得上名字来——联大是没有点名册的，他有时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就都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那时联大女生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成了一种风气——穿蓝毛衣、黄毛衣的极少。问题回答得流利清楚，也是件出风头的事。金先生很注意地听着，完了，说：“Yes! 请坐!”

学生也可以提出问题，请金先生解答。学生提的问题深浅不一，金先生有问必答，很耐心。有一个华侨同学叫林国达，操广东普通话，最爱提问题，问题大都奇奇怪怪。他大概觉得逻辑这门学问是挺“玄”的，应该提点怪问题。有一次他又站起来提了一个怪问题，金先生想了一想，说：“林国达同学，我问你一个问题：Mr. 林国达 is perpendicular to the black-board (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什么意思？”林国达傻了。林国达当然无法垂直于黑板，但这句话在逻辑上没有错误。

林国达游泳淹死了。金先生上课，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这一堂课，金先生一直没有笑容。

有一个同学，大概是陈蕴珍，即萧珊，曾问过金先生：“您为什么要搞逻辑？”逻辑课的前一半讲三段论，大前提、小

前提、结论、周延、不周延、归纳、演绎……还比较有意思。后半部全是符号，简直像高等数学。她的意思是：这种学问多么枯燥！金先生的回答是：“我觉得它很好玩。”

除了文学院大一学生必修逻辑，金先生还开了一门“符号逻辑”，是选修课。这门学问对我来说简直是天书。选这门课的人很少，教室里只有几个人。学生里最突出的是王浩，金先生讲着讲着，有时会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这堂课就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王浩现在在美国。前些年写了一篇关于金先生的较长的文章，大概是论金先生之学的，我没有见到。

王浩和我是相当熟的。他有个要好的朋友王景鹤，和我同在昆明黄土坡一个中学教书，王浩常来玩。来了，常打篮球。大都是吃了午饭就打，王浩管吃了饭就打球叫“练盲肠”。王浩的相貌颇“土”，脑袋很大，剪了一个光头——联大同学剪光头的很少，说话带山东口音。他现在成了洋人——美籍华人，国际知名的学者，我实在想象不出他现在是什么样子。前年他回国讲学，托一个同学要我给他画一张画。我给他画了几个青头菌、牛肝菌、一根大葱、两头蒜，还有一块很大的宣威火腿——火腿是很少人画的。我在画上题了几句话，有一句是“以慰王浩异国乡情”。王浩的学问，原来是师承金先生的。一个人一生哪怕只教出一个好学生，也值得了。当然，金先生的好学生不止一个人。

金先生是研究哲学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福尔摩斯，都看。听说他很爱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有几个联大同学住在金鸡巷，陈蕴珍、王树藏、刘北汜、施载宣（箫荻）。楼上有一间小客厅，沈先生有时拉一个熟人去给少数爱好文学、写写东西的同学讲一点什么。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先生